

# 门神

样子。

“找圣林？他不在家。”三伯看到来人的笑模样，有些不喜欢。

“哦，您是伯伯，我是圣林的同学。”

“圣林的同学？哦，那快进来喝茶。”听说是儿子的同学，三伯的态度有了改变。

“我叫付琦，伯伯。”来人将肥胖的身躯从门外挤进门内，走到沙发前，一手按着沙发靠背，一手扶着大腿，缓缓地坐下。

付琦与三伯拉呱了一会闲话，又问了三伯一些家中情况，这才告辞走了。三伯送他出门，回转身才看到，付琦的快递纸袋搁在茶几上。三伯一眼瞥到上面有一行字：老同学，听说你父亲来了，区区小意思，当给老人家买杯茶喝。

三伯连忙拆开一看，大吃一惊，里面是十扎钱。三伯的心脏顿时如同插了一把刀，想那匿名电话里说的是真的。三

伯顿时坐也难受卧也难受。

几天后，圣林回家。三伯的脸比李逵还黑，问儿子：“你干了些啥？”

“干啥？没干啥？爸。”圣林一头雾水。

“真的没干啥？”

“好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有

没有贪污受贿？”

“咋啦？爸，像审犯人似的。”圣林伸手想扶三伯。

三伯火了，将付琦留下的钱摔在茶几上，问：“这个是什么？”

圣林拿起快递纸袋一看，说：“不就是钱嘛，是同学付琦送给您的，他告诉我了。”

“儿啊，送我的？他为什

么送钱给我？”

“他说，您老是他同学的爸

啊。”

“儿啊，对爸说，你这几年

收了多少钱？”

“什么钱？爸，我没有收

钱。”

□砌步者

“没收钱？这是啥？哎呀，我还是来晚了，这是哪跟哪啊，儿子！我以前怎么教你的？你都忘记了！”三伯一拍大腿，僵坐在沙发上，老泪纵横，“我就说，我就说你不对劲，就怕你做了官就成了国家的蛀虫，我一直教你做人要讲德还要清廉，你却知法犯法啊，儿子！”

三伯又说：“你知道我为嘛来的，是有人打电话给我，说你受贿，收了别人的钱，我这次来，就是要给你唱唱歌，听听贤德的古人是怎么为人的。”

圣林一把抱住三伯，扶他坐沙发上自己“哈咚”一声跪下，眼睛湿润，哽咽着说：“爸，您住农村，我好担心，估计付琦知道了我的担忧，瞒着我弄了这个馊主意，给您打的电话，骗您进城。你今后就别回乡下了，因为，自从我坐上这个位子，确实有一些人为了某些目的行贿我，若您在，正好给我拦住这些人，做儿子的‘门神’。”

已经秋凉，烧青砂器的老人都和他的伙伴，依旧像电影里的侠客一样，光身穿着一件土布织成的背心，一条过膝中裤，一双厚底胶鞋。煤烟已经把他们的衣裳、胳膊和头脸熏成烟灰色。背心像出土文物一样残破，上面都是火星子燎出的小洞。

此时，火焰从馒头窑底部的缝隙里溢出来，像岩浆的舌头不停歇地喷涌，发出只有内行人听得懂的曲调。老把式慢悠悠地吸烟，一言不发，静听那声响。忽地，他扔掉自己的烟斗，呼地站起来，大喊：“开窑啰！”此时，馒头窑上的水泥窑盖已经被烧得通红，温度有1000多摄氏度，人是不能接近的，必须用杠杆原理，把那馒头形状的窑盖掀起，只见老把式把自己吊在“秤砣”位置，双腿蹬地转圈，“秤钩”位置的窑盖就徐徐掀起，放于一边，一米高的火焰照亮了每个人的脸，照亮了这些黑的颧骨与鼻头，黑的衣裳，小腿肚上的坚实筋肉。

烧红的砂器呈漂亮的铁水红，红中带橘、橘中带粉，艳得像着了火的灯一样。老把式与他的伙伴们，赶紧用一米长的铁钩，把这带把手的砂器，小心翼翼地钩取出来，整齐齐齐码放到旁边的一口一口窑井里，在窑井里盖上木头锯末，再盖上湿的黑土，焖40分钟。

开井，取出的砂器经自然冷却，隐隐泛蓝灰色，有金属光泽。轻柔打磨后，老把式以手指关节上下轻扣这些砂罐子，嗔骂一声：“这帮臭小子们总算把研子土砸细了，听这声响，可以敲着唱山歌。一点哑闷处都没有。”伙伴笑话他：“一个砂罐子就卖40块钱，您老还这么顶真。您看咱这疙瘩（方言‘地方’），还有几家馒头窑冒着烟？”“就是，俺媳妇为了俺干这活计，在院门口专门搭了个棚屋让俺洗澡，说俺这身烟灰刮下来做成墨汁，够孩子写一年毛笔字的。”

老把式笑着反问：“你媳妇倒不说，干唱这一行，火里来烟里去，脚踏的地方都是暖的，窑工到了七八十岁，都不闹腰腿疼。儿子挑不动的担

子，你挑得动。到时候你媳妇就跟着享福吧。”

徒弟们追问：“师父，你这辈子，就没想过干旁的营生？”烧青砂器的营生，苦得很，馒头窑里的火，一天都不能断，一窑青砂器刚放去烟熏井里，烟熏出釉色，馒头窑里立刻就要添加烧桃大的碎煤，开烧第二窑。烧窑季节，工作从浓霜密布的清晨五点，延续到天色墨黑，起码干十二三个小时。中午，窑工们只能在馒头窑的边缘，放上一些土豆、红薯，烤熟什么吃什么。

老把式笑着不说话，他从未告诉徒弟们，当年自己的师父把一身本事交给给他时，说过这样一番话：“咱蔚县白河东村的青砂器，可焖饭、炖肉、煮酒，它孔隙均匀，传热温和，久煮不裂，耐得忽冷忽热。可你知道不，它最紧要的用处是啥哩？”

“煮药？”

“没错。以它煮中药，药效比不锈钢罐子煮出的更好。青砂器只以水土和泥，火木煅烧。跟百草晒切炮制的药材，性情最是相和。青砂器烧制成功已经500年了，这500年它救过多少人，你想想。老祖宗留下的手艺，咱想能让它断了根？”

老把式当时还是19岁的小把式，师傅的话有没有进去呢？恐怕没有。1990年，他撇下学了半拉子的手艺，远去北京打工，工友突然晕倒，被他就近送去了北京市中医院救治。工友住院治疗时，病友家属慷慨出借自己家的熬药罐子，叮嘱小把式：“回去替你工友熬药，轻拿轻放，千万别磕到硬物。这罐子我家老爷子用了十多年了，你看，这光泽比日本匠人的铁器还美。”小把式回到出租屋，打开罐盖，只嗅见一股幽幽凉凉、沉笃安心的药香，小把式心中一动，把罐子翻过来，朝上，果然见到师傅的那一方钤记，小小的篆体“启杰”两字。

小把式归来，30年火炭中踏上，烟尘中行来，成了非遗传人老把式。他说，俺这辈子，就跟这青砂器绑牢了，难分难解。



三月桃花香

□汤青 摄影

## 烟雨

□中山林

高铁甩开原野的诱惑  
一路呼啸飞向谁的梦  
我凝视、冥想或回望  
岁月的风景烟雨朦胧

我坐着等着想着  
等风起等月升等你的出现  
返回故乡或奔向城市  
路过小荷初绽腊梅吐香  
路过霜染红叶梧桐荫凉  
岁月流逝青春留下哪些记忆  
往事重现心中是否还有涟漪？

每个十月桂花开了又谢  
没人知道花香里的故事  
那么青涩那么温软那么易凋零

却会有如此强的能量  
菌丝萌动了就不可遏止  
在谁的生命里盘根错节

雪花飘落，一场又一场  
抵不过那一刻的樱花雨  
落纷纷落纷纷漫天飞扬  
花谢花开花开花谢  
那年那月那一刻留下的回忆  
早成了干花成了烈酒  
在岁月的角落散发若有若无的香

此生的路你会遇见谁  
会在哪里回眸哪里停留  
会和谁风雨一程刻骨难忘  
没有设定没有作别没有尾声

## 春水

（外二首）  
□赖松万

雾水思考了一整夜  
最后在黎明前决堤而下  
没有生息地，走进微凉的田野  
山岗，长着橡胶树和狗尾草  
二月就凝结在一颗露珠中  
带着微笑，带着春风

一条溪，那是低头吃草的水牛  
甩着尾巴，细数立春的时辰  
这头是浣衣的大石头  
铺着干净朴素的衣服，和活跃的水声  
谁能给我这样的清晨  
我看不见水的影踪  
只有阿妈  
她手捧一朵浅绿  
在水边

## 插秧

牛拉着犁耙  
拉着上一造的阳光，远远近近的  
蛙鸣  
抹平岁月走过的路，高高低低  
就如田边的溪水淙淙  
二十四朵花次第开放

只源于一颗种子在温暖中膨胀，探  
出头来

一头扎进你的怀抱里  
其余的都不管  
日子随便交给惊蛰或谷雨  
只顾将农人走过高高低低的路  
一一抹平

## 瓦

我熟悉的天空，一片青灰色的瓦  
落入旧日梦的声息

翻阅一本书，翻阅一页素雅的竹叶  
翻过屋后烟雨滋润的山  
翻过那口燕子展翅划过的池塘  
翻不过一页一页的青瓦  
和黄昏里透出的袅袅炊烟

将一把火塞进灶膛  
延续五千年不变的渴望，劳作，生息  
把烟火安放在瓦片下  
上面是天  
下面是地

## 东江酿豆腐

□杨政

鹅城客旺楼饭馆的厨子肖达，连日来目光呆滞，所做招牌菜也没了往日的味道。一时间，进饭馆的食客锐减，这可急坏了老板张大财。他好言相劝，可肖达就是提不起劲。

原来，肖达来自京剧祖师爷余三胜的故乡，毗邻安徽安庆，从小除了喜欢做菜，还尤其痴迷黄梅戏。虽没读多少书，但看得多听得久了，不仅能唱几句，还能对花腔、彩腔、主调三大腔系能说个一二。半个月前，鹅城来了一个黄梅戏班子，肖达去看了第一场戏后，就每晚必赶。

肖达的娘子不愿意了，找着他吵，骂他魂都被旦角勾走了。可肖达反过来骂他娘子不懂个屁，说自己是在学艺呢。

吵多了，娘子就闹着不和他过日子。肖达很烦躁，躲着去看戏，耗了不少精力，做菜时又在脑子里走戏，常出差错。这样一来，食客、老板又都不满意了。

可肖达毫不在乎。一天晚上再次看完《天仙配》，肖达久久不愿离开戏场。他觉得，七仙女向董永倾吐爱情这一段：

大哥休要泪淋淋，  
我有一言奉劝君：  
你好比杨柳遭霜打，  
小女子我也有伤心事，  
你我都是苦根生……

又谁知亲朋故旧无踪影，  
天涯沦落叹飘零。

如果先用“起板”，跟着用“落板”，最后再用雅化的“彩腔”，这样的唱腔富于变化，曲调纤柔，更能把悲伤、欢快、慌张等复杂的情感融合在一起，引起共鸣。

等观众散尽了，他一个人跑到后台想找那个扮演七仙女的旦角探讨这一段唱腔。没想到，旦角刚卸妆正在更衣，被突然闯进来的肖达吓得连声惊叫。几个武生冲过来，一顿拳打脚踢，肖达没来得及解释，立马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左手也被打折了。

第二天，肖达接回娘子和儿子，亲手把孩子做熟。临死前，传给儿子一本《东江菜谱》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柏木盒子。可是，到了肖达儿子之后，家族里再没有人对做厨师感兴趣了。

有一天，肖达的几个重孙偷偷砸开那个小柏木盒子，里面藏八个大字：唱戏靠腔，做菜靠汤。于是，肖达接回娘子和儿子，亲手把孩子做熟。临死前，传给儿子一本《东江菜谱》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柏木盒子。可是，到了肖达儿子之后，家族里再没有人对做厨师感兴趣了。